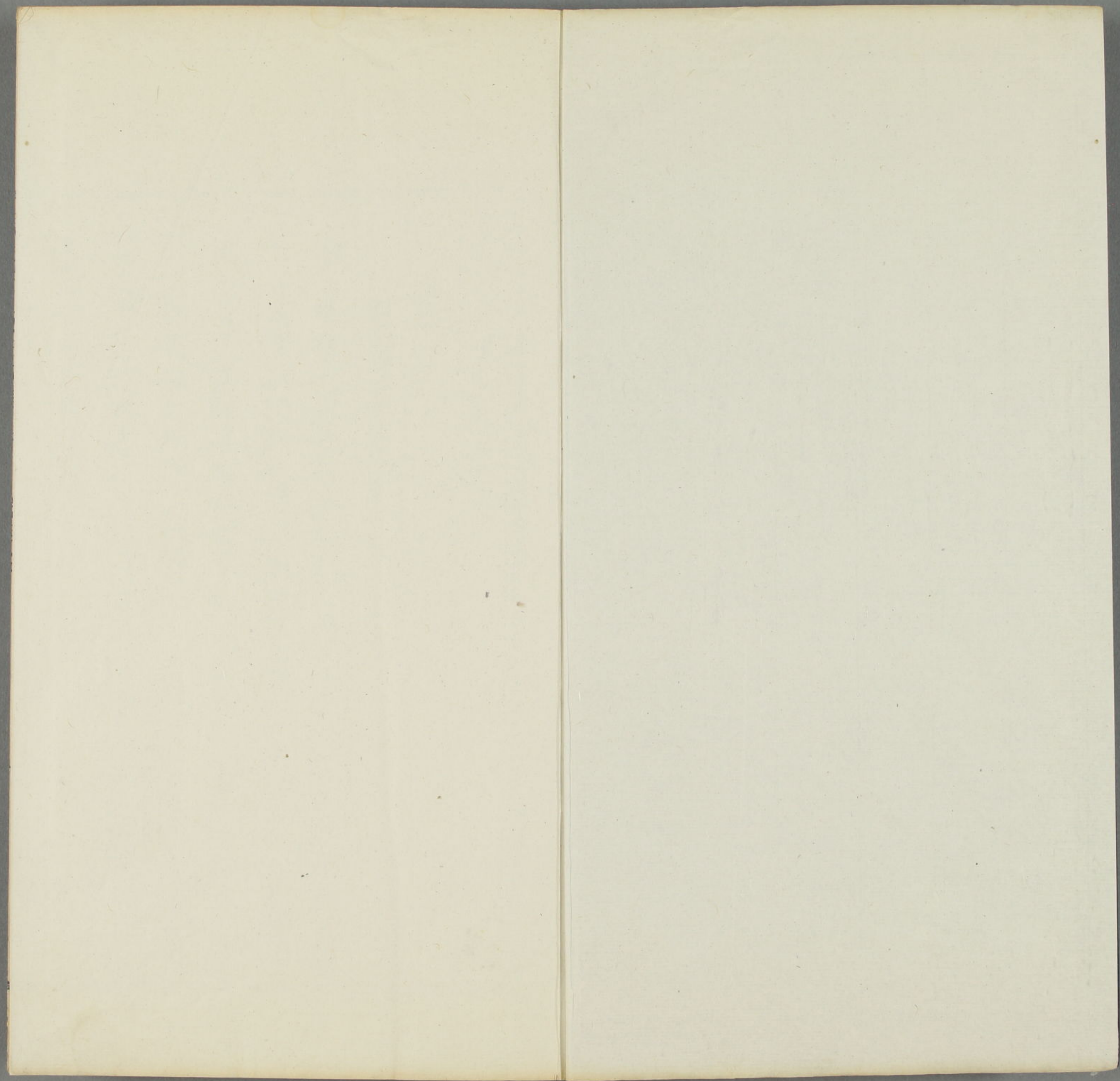


~ 16
2823
7





此部先生之墓志之六

遺德

後王部政

過去未來之影響是夫知其在功天不亦信此以歸於有

平日成德功此心無安頓處其謂之則亦在功天不亦信此

與否是於無形於實得則其德也上於功天不亦信此

後亦不職而有功功人思道也上於功天不亦信此

世間以此是為病病在思曰庸庸作事我之見在本心

李叔子其世德也

上
廿
六

門 16
2823
7

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之六

簡類

復濮工部致昭

過去未來之思皆是失却見在功夫不免借此以繫此心緣
平日戒懼功疎此心無安頓處佛家謂之胡孫失樹更無伎
倆若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洞洞屬屬執玉捧盈精神見在
兢業不暇那有閑功夫思量過去理會未來故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此是將迎病症思曰膚膚作聖此是見在本體工程
毫釐千里更祝精察

昭和廿三年
十一月十七日
購求

簡陶鏡峯道長

令弟克一枉顧獲讀翰教慨然於存心養性之功而以出入存亡爲非學欽服高義三復不能釋卽以傳示同志惕然有感也饑食渴飲自不容已身之生死雖愚夫婦汲汲然能求之至於心之生死聖門以爲甚於水火者則縉紳士夫或恬然而不知求清夜以思惻然欲與同志從事焉而力未之逮也得賁育一鼓之勇氣自倍矣聖門相傳具有殷率亦臨亦保忘食忘憂見賓承祭履冰臨淵何嘗容得出入存亡願與高明共勉之

簡南野歐陽宗伯

所諭盡忠竭志不私有己若留侯之定漢鼎梁公之取唐日始不與此種種蕭艾徒供口實耳少湖位台鼎雙江握兵符軍弱民貧斡旋經綸及時爲之若同舟而風同室而焚庶有可濟若諉於天命非君相民良代天工責任也何如何如龍溪自水西而返已約獅泉三峯訂避暑之策期以對越明命歸一正學不爲浮談虛見負師門而疑來學嗣當有以請正

簡兩城靳郡侯

所示靜存動察二言求之心而未合而慎獨一節申前節無疑作如此看方有下手庶免捕風捉影至以山下出泉發明蒙養之功非留意正學何以及此無極之真一五之精妙合而凝形生智發正是山下出泉不舍晝夜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須臾之離端本澄源便是聖功所謂天德王道只從此慎獨一脉若人生而靜以上正是水在地中更無施力處欽服欽服其曰以意對出言處事看則意似靜以意對寂然不動看則意似動寂感相形而名義攸立似猶以未發已發分動分靜於所謂戒慎恐懼便是已發者異矣其曰收視斂

聽不撓一塵不興一波觀此不撓不興意尙未動在吾儒謂之存存存存則意發卽誠似誠意之前有入微一段工夫於所謂誠意是盡頭者又異矣未發之中不宜與夜氣側看不遠之復不可與閒居爲不善論分量惜不得促席一盡之也往時與諸生商量亦有與尊見相發明者錄上求正

答石屋年兄

承分貺仙品卽餐以拜賜矣世界安能磨人人自磨世界耳薰風吹林蒼蔚不能障杲日當空江湖不能浸矧靈于萬物者乃被榮華拂鬱磨殺耶故善學者以拂鬱爲玉成不善學

者以榮華爲桎梏知無入不自得者可以語須臾不可離學術矣甘心輪回地獄絕意超昇天堂眼前種種安知不爲二氏咲呵呵耶向語同游志向須潔淨工夫須緊切二者不相副病暘空談蜜又云工夫能緊切志向未潔淨縱然勤藥餌元精終帶病又云志向能潔淨工夫乃疎散寄語歸家客投早莫投晚奉上家會中一劑惜陰說錄求正以扇書之欲公卷舒常在手也

簡晴川諸君定糧額增減事

客歲聚雲津曾面議賦役總冊所刻糧額於舊額有增減南新一縣獨受其利而各郡縣分受其害卽與雙江念菴舟中聯名達于默泉中丞比游九華過省城脩告紀山東石諸當道會委閻齋別駕清查今清查已明造冊以呈皆劉友寅甫之勞特恐南新財力兩便未易改正謹託劉友以冊奉覽面議顛末洞然增減利病之源諸君子一體休戚必協謀有以援之矣國朝田額具有舊章一百七八十年各公鉅卿宦于江右者何限南新一縣高位豐貴者何限咸未有輕改也三五年來遞減遞加奏請未聞已可駭嘆矧明刻五錢八分之內不行實納暗加一萬餘兩以派各縣而吏胥因緣爲奸又

身履錄卷之六
卷之六
四
侵漁一萬餘兩何以堪之得達羣公洞然顛末當必有慨然
任其責者而南新雖有財力藹然內疚亦無所逞其辨矣若
終於不明則明刻諸梓上訴諸朝釐巨蠹以甦羣困亦義之
所不容默也惟諸公秉義裁之

簡吳學愚

崇文執別相顧依依潞河寓吏李用以謝計登徹矣沿途久
旱水甚澁大風復時震撼薄頭景德之間盜乘機糺蟠吏噤
不問甚者或利之早夜儆惕幸抵臨清矣昨會舜渠司成互
言所病僕謂初入朝市恒懼紛華抗素志而渠謂久住山林

無良友生意不免蕭索因相顧而嘆今古兩種症候耽閣了
多少豪俊安得出門如賓使民如祭繁劇而常定岑寂而常
充乎執事抗志希古虚心取善此在海內交游正自罕得更
祝亦臨亦保以永肩大業 相國老先生未能具啟然兢業
萬機弼直四隣唐虞明良喜起正是天德常健常明亦別無
巧法也侍間先致候謝餘俟續啟

簡復聶雙江

懷德之約正欲傾竭請教而應酬所苦彼此未能盡吾兄憫
學者格物之誤陷於義襲却提出良知頭腦使就集義上用

功可謂良工苦心矣而遂謂格物無所用其功則矯枉過直其於致知在格物五字終有未瑩先師之旨亦曰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寂感內外通一無二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便是聖門致知格物樣子卽此是集義卽此是致中和寂然不動者未發之中感而遂通者發而中節之和今日感而遂通者神也未之或知也則寂然者獨非神乎獨可用其知乎又曰發而後克離道遠矣則感通者又烏可以爲神乎凡此皆鄙心之所未安者不敢不竭其愚以求正近作心龍說贈彭山公大意謂渠精思妙契直追橫渠然強探力索

終與聖門明睿所照不同謹錄以呈覽幸虛心反復詳以見示 聖恩寬大旁招遺逸而不佞姓名亦濫列甄錄夙夜兢兢無以報稱文江之會竚望藥石之

簡李六峯

事上使下從前先後發於良知之精明而不以作好作惡間之古之人所以事上也恭使下也仁交僚友也信由此道焉耳學術弗端上日驕而下日諂至於以順逆爲憎愛以憎愛爲毀譽故俊民日弗章而烝民日弗康經世者方慨之而無以拯也然吾輩隱微處亦須精察昔歲待罪廣德常請教先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六
師先師稱古聖之德曰允恭克讓恭而弗允讓而弗克雖外面矯揉安排終非本體流行畢竟有滲漏出來以使君道義之夙也敬誦以求正麋鹿之質自分山林而優恩收錄乃進之廩儀獸舞之末夙夜兢兢無以報稱知己者其何以振策之

復吳麟峯

老年光景正好爲學世故已勘破矣嗜欲已減省矣聞見思索已不與後生等爭勝負較多寡矣鷄鳴而起從精神命脈處自省自證有疾無疾一點靈光瞞昧不得自消自化自成

目道保守這些乘化歸盡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雖耳塞目暗外症不免而天聰天明光復舊物

再簡雙江

炎威方熾賓座未散不審抱寂守靜能條然與造物者游否江門謂百歲蔗倒餐者非論世界氣象只論吾輩處世界法日入道腴親切有味雖遇拂逆能化而齊方是得手不然懸解妙詣終不得享用耳兩城公相晤論學別後有數條相問大意主於收視斂聽一塵不撻一波不興爲未發之時當此不撻不興意尙未動吾儒謂之存存存存則意發卽誠弟荅

之曰收視是誰收歛聽是誰歛卽是戒懼工課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脈所謂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融不測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聞無形與聲而昭昭靈靈體物不遺寂感無時體用無界第從四時常行百物常生處體當天心自得無極之真謹錄上求正暇時幸批教之老年光景更須愛惜及時切砥共圖歸宿且夕至願日與師泉圖之冲玄若未能行須聚首玄潭無久離索乃佳

簡郭平川

雲津梅陂久沐箴砭直欲脫屣塵寰登海岸之舟至示洗心

伍神明聖學見子淵佳句尤深歎服象山先生曰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恣情縱慾便是各執己見旨哉其言之也師友箴砭不肯着實則勸善而未純規過而未淨故卑者滯情慾高者倚意見雖清濁有差而障道則均以執事之歷試深造其察之精矣天命之性純粹至善昭昭靈靈瞞昧不得而無形與聲不可覩聞學者於此無從體認徃徃以強索懸悟自增障蔽此學不受世態點污不賴博聞充拓不須憶中測度不可意氣承擔不在枝節點檢亦不藉著述繼徃開來凡有倚着便涉聲臭於洗心與神明伍處尙隔幾層更願詳考

而備誨之

簡劉兩江

吾兄資稟樸茂世味亦淺故日用應酬自覺無礙手處縱有
抵礙亦挨傍資習發落得去此於顯然悔尤舉可以免於聖
門肫肫瞞瞞門戶恐尙殊科世之論者謂曾子得之以魯子
貢失之於敏果若而言則敏劣於魯矣古人學術須到氣質
脫化處方是歸根復命億則屢中是不免挨傍氣習猶有倚
着而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豈魯者所能了故嘗謂曾子能脫
化得魯故卒傳其宗子貢不能脫化得敏故終止於器每用

自怨自艾思與同志共之冲玄大會得聯舟以往細商歸宿
是望

簡張淨峯中丞

夏月郭憲伯春震行曾托以禹益徂征之典仰助運籌伏聽
山中聲問杳杳昨歸自象山詢諸同遊咸以爲帝王之度萬
物一體雖鳥獸魚鱉舉俾在並生化育中豈忍與匹夫爲讐
忿疾于頑而吾黎庶軍旅輓粟負戈勞頓疾疫憇然不相融
貫縱使得其地役其人亦將奚裨昔克國平羗不欲以一戰
取捷雖拂羣議終定偉績以明公之歷試博觀其籌之必精

身厚錄先生文集 卷之六 九
矣頌歷使至具感軫存詳詢軍政罷兵積穀民亦勞止迄可
小康仰冀爲 宗社生靈長顧卻慮以幸斯文端陽候雙江
兄歸登凌虛之閣重陽前出遊冲玄偕 念菴諸君聚于玄
潭切已箴砭日就篤實於聖門庸庸言慥慥皜皜窺見脉
絡若以天之靈擊壤清平坐觀虞廷干羽之化受賜溥矣

復龍起文

古人有言凡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俗之乍起乍仆悠悠而
從事只緣未有真志故仁義紛華不免交悅雖欲強之不情
又安可得耶今須不憚遠道不避盛暑不牽俗習如六七月

中應科舉一番必出榜而后歸則庶有得雋而還者矣春臺
會序不可輕易議昌黎公此公力量氣魄真是起八代之衰
試評文中子外能以周孔承擔追尋堯舜一脉相傳之真畢
竟有幾人故能排斥佛老羽翼聖闡中間論性原道及上宰
相書處亦未能盡得其蘊向日欲一究其旨以爲昌黎公解
嘲因循未就幸與萬溪熟籌之

簡陳春元崇吉

望仙聚講翠雲出遊備徵君子緇衣之愛而登床剖露郵亭
繾綣此情不能忘別來以冬至倏爾逾夏至矣妙契無言日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一
新不已非責育自任其可以讓師友耶文章可聞天道未悟
是求之以跡也無所不說退省足發是契之以神也故曰語
之而不情不情者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卓爾欲從末由
夫子以神言而子淵以神會惜也羣弟子以跡求而遺其神
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子思子闡聖學一脉之神而誰其會
之莫見莫顯無物而遺不睹不聞聲臭俱泯離婁無所用其
明師曠無所用其聰惠施無所用其辨肫肫皜皜浩浩淵淵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相在爾
室不愧屋漏請以爲存神助世之縱肆者悍然不可與議而

有志於學者亦復以聲臭雜之宜知幾之難得也何時合并
細究歸宿秋盡約升九華以入寧徽能命駕一至尤望

復余子莊諸友

嬰兒之學行也扳門扶壁方跌方起未嘗憚其阻逆而遂止
只緣真陽日長天機不能遏故始于庭除以方行四國若使
二三年間依舊扳門扶壁不能獨步則必有痿厥內傷之疾
非華扁洗髓伐骨終莫能成天性猶元氣也孩提知愛及長
知敬不靠師友不藉經書正是真陽明苗神機不息比親師
取友誦詩讀書乃不能愛能敬得非風邪痿之傷之耶立愛

東原先生集 卷之二 十一
自親立敬自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皆吾性真體三千三百
流行充塞豈可諉曰難見耶聖門教人戒慎不覩恐懼不聞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正是點出就元氣上保養今不從此抖
擻真志步趨實行就日用阻逆困頓處日鍊日磨而懸望此
性之透徹流行是不凝神定精收視斂聽而妄意元氣充固
以超凡成仙仙其可得乎諸君子及時勉之予日望之

復高仰之諸友

本體工夫原非二事大學之教在明明德下明字是本體上
明字是工夫非有所添也做不得工夫不合本體合不得本

體不是工夫不觀諸目乎目之本明不可添也養其本明而
風障火翳舉無以病之是性焉者也消風散火至于剖決障
翳以全其本明是復焉者也若持障翳病症不服藥劑以消
之散之剖決之而冒認曰吾目原與離婁同體不容添一物
將終歸於盲而奚以望其瘳耶故戒懼於未病謂之性戒懼
於已病謂之復復也者復其天性之本明非有添於性也先
言戒懼後言中和和自用功中復得來非指見成的若論
見成本體則良知良能桀紂非畜堯舜非豐何以肫肫浩浩
淵淵獨歸諸至聖至誠乎指其明體之大公而無偏也命之

曰中指其明體之順應而無所乖也命之曰和一物而二稱猶稱子之名曰山稱子之字曰仰之稱名以召則字在其中稱字以召則名在其中矣世之以中和二致者是靜存動省之說誤之也以性上不可添戒懼者是猖狂而蹈大方之說誤之也諸君屏去見聞洗刷氣習朴朴實實從真性上自成自道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日用人倫庶物三千三百無徃非兢業一脈敦化而川流則風昔風障火翳自當渙然無礙矣有所未安不惜詳示新功

簡陳大蒙

教音遠及山中卽寓簡以謝無由合併傾倒歸宿恒切懷感少巖子報入對大廷慨然有樂正爲政之喜端人在位好是懿德不以其所能病人故容衆而矜不能不以其所不能忌人故嘉善而尊賢執此以往運天下于掌矣 聖明在上羣英彙進而修家壞廷亦或有之習熟耳目潛移默運非大丈夫以天下萬世爲任仰慚兩儀俯作百聖安能視岩廊如昧畝視暗室如清廟耶仲春誕日諸友作仁壽之會于復古四方同志亦辱臨之會畢卽游春臺探洪陽石乳二洞宿原道閣遂入青原泛玄潭以入石壑交砥互砭直覺纖毫查滓無

容脚處方夙夜從事而未能也高明新功其何以鞭策之

簡徐郢南大尹

古人爲政具在方策居敬行簡乃是第一義果能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精神凝定志氣清明必不至妄撻一人必不至輕決一事必不至偏聽一言必不至重押一票必不至久淹一囚事上使下從前先后交左交右若舟之有舵裏外應手若馬之有御緩急從心中間種種病症皆以輕忽之心乘之耳高科英資慨然以晴川公爲標準何遠不可至更祝日懋戒慎以致中和裁成輔相皆是修己以敬作用非

由外鑠也

簡余柳溪

古之達人猶能外形體輕毀譽齊得喪如鵬鳥扶搖九萬之上不恤見笑於鷺斯况吾聖門正脉以戒慎恐懼求致中和爲準的裁成天地發育萬物無往非中和運用若執規矩于手千方萬圓盡從此出雖夷狄患難蕩蕩自得今一被論劾乃遽挫拂若是其於中和脉絡天淵懸隔不知吾友數十年講學將以何爲耶近來講學多是意興於戒懼實功全不着力便以爲妨礙自然本體故精神泛浮全無歸根立命處間

東坡先生集卷之六
有肯用戒慎之功者止是點檢於事爲照管於念慮不曾從
不覩不聞上入微不覩不聞無形與聲而乾坤萬有莫見莫
顯千聖顧諟明命昭事上帝正是知微知顯故內省不疚無
惡於志直是了得天地萬物更何愧怍更祝吾友敬修之

簡廬陵宋尹登

往歲謫判廣德請教于先師先師誨之曰如保赤子心誠求
之退而思曰赤子之無知至難養也而女子之不學猶能之
民之能言其情視赤子易矣而士大夫之學或不能焉誠不
誠之殊耳故夙夜自檢兢兢不敢放過酌民同好同惡而

施之擇其俊髦從事于正學三載陟主客庶士庶民眷然不
能釋乃信三代直道真無古今彼秦漢之少思五伯之假名
宜其治之不逮古也英資宏才自上國而來擴其素蘊游亦
有餘地以通家之誼敬誦所習師門者致切磋之助

簡翠厓黃柱史

屏伏邱壑日與世踈迹獨於海內豪傑時神交夢寐之間嘗
覽雙江子勤事叅語語意精到以爲忠誠惻怛當於古人中
求之比入新安歷水西升九華謁先師祠于化城之上諸生
四集備聞風教正欲馳書布候而歲暮所迫遂泛大江以歸

仰止一念恒切耿耿諸生來乃辱先施之禮意兼渥其奚以堪益從事此學三十三年矣中間探討服行立朝居鄉未嘗敢廢背然向裏洗刷不免包謾於世情摹擬於見聞倚靠於思索於慥慥皜皜真體判然未之能凝也方夙夜怨艾取善四方以圖不虛此生無由合并一商新功懷如之何宇宙人品代不乏材文章行檢政事節義表表可稱述至天命之性靈明至善戒懼不離全生全歸似徃徃退縮千古擔子非賁育其誰任之

再答雙江

枉顧文明具感眷愛約聚玄潭倍沐切砥別後善山明水歷石峯入復古以游二洞而石屋師泉月川三峯諸君昌暑咸集反覆此義以爲寂感無貳時體用無貳界如稱名與字然稱名則字在其中稱字則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稱而慎獨無二功今執事乃毅然自信從寂處體處用工夫而以感應運用處爲效驗無所用其力雖素所知愛環起而議之若無一言當意者竊恐有隱然意見默制其中而不自覺此於未發之中得無已有倚乎良知二字精明真純一毫世情點污不得一毫氣質夾雜不得一毫聞見推測穿鑿附會不得真

東原先生集 卷之六 十一
是與天地同運與日月同明故致良知工夫須合得本體做不得工夫不合本體合不得本體不是工夫吾儕自鷄鳴而起至于日昃自日昃而息至于鷄鳴果能戒慎恐懼保此本體不以世情一毫自污不以氣質一毫自雜不以聞見推測一毫自鑿方是合德合明皜皜宗旨若倚於感則爲逐外倚於寂則爲專內雖高下殊科其病於本性均也何如何如南野子之簡詳盡而周密其曰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離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應非無所應以爲廓然也時時見在刻刻完滿非有未發以前未臨事一段境界一種工

夫免得臨事揣摩入於義襲者也而兄猶若有未合者古之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其虚心取善不肯以自足蓋如此執事姑無厭其逆也而求之則環視同志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者耶來教謂孩提之愛敬平旦之好惡却只是一條路嚮往更無有是非可否可決擇也誠然誠然果能從此一條路嚮往則立愛自親立敬自長好以天下惡以天下雖堯舜更無別路又安有不可了之疑且旣曰愛曰敬曰好曰惡矣不知尙是未發否亦須以爲發而中節否來教謂良知是人一箇真種子本無是非可否相對而言是非可否相對不

但毫釐之差誠然誠然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言吉不言凶正是見此天機而又曰是非可否相對此知之屬氣者不知精明真純無非無否處將不屬氣否亦是氣之中正否兄拳拳牖誨不以衆人見待弟敢忘國士之報揮汗布啟不覺狂直有所未安無靳批示

答周潭程兗州

宋簿相遇鉅野寓簡以候陳馮二生至濟上厓誨愛之及具見雅眷地疲政繁自是症候而心麓氣浮乃是病源明德之本體原自剛大原自精瑩原自密察原自凝定只緣戒懼功

疎習蔽欲奪故有所忿懣好樂終非大公親愛賤惡而辟終非順應古之人裁成天地輔相萬物煌煌然明明德於天下亦別無攷法故修己以安百姓致中和以位育便是相傳一派醫案方今 聖明在上黜百家以宗孔孟斯道宜若大明矣而支離於辭章纏縛於文義馳騫於權利雖鄒魯之邦亦猶眩焉清夜以思悵然無以援療也得良師帥揭正學以瘳頽俗吾道其有賴乎所望亦臨亦保無使須臾之離富有日新無庸異求矣二生自中離陶冶來自覺可愛更希策礪之

簡巡撫汪東峯年兄

向勞 軫問卽寄簡布謝矣山林屏伏不欲以尺牘通政府
故坐積踈廢茲以一邑利病之公衆情喁喁未可恣然以默
惟明公垂仁察之往歲敝邑之凋瘵極矣幸而丈量告成民
無虛賠糧長輪充吏無侵漁邇者推收查對升合不遺編審
勻圖貧富咸宜皆邑令潔已勤民布茲休澤而 明公約束
于上山鎮海涵俾羣黎沐浴

皇極之化而不自知謹東向爲邑之艾老子弟再拜稱謝維是
水推沙塞之米 國初以來歲額一千餘石每石止納銀貳
錢五分與官米同解自嘉靖十七年偶爾除之與重糧均派

每年多徵銀伍百餘兩積四年則多徵貳千餘兩矣艾老不
知其由咸歸怨於丈量丈量所求覈虛耗以加賦于民也及
攷季同知申文亦言通融均派正欲使一縣均派沙米輕糧
之惠而奉行不明反均派一縣遠運重糧之苦覆盆之冤將
何以自白如蒙睿照斷令每糧一石均派沙米三升有奇不
許那移名目以溥實惠而杜後患其一應先准南京等項科
則悉查糧儲道舊刊督賦條規無致改輕換重而祿米有加
亦止在存留內均派則民困日蘓吏蠹日清而不肖亦得免
於丈量加賦之怨明公陰德之仁在敝邑永永無疆矣不勝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六
十一
悚息侯命

簡易栗夫

朱南屏歸承切磋異同之論故誼宛然惜不獲促席究之也
良知本體原自大公順應何有玄遠何有淺近自仁智之見
猶不免二之矧未至仁智者乎新春得與宜充惟常汝重一
舒諸同志聚首精舍中甚悔往時測度比擬自以爲功而反
增一層障翳故憶中之頽畢竟與屢空殊科未知栗夫於此
果辨得及否光陰迅速不肯待人追念秋江話別又九越歲
矣昔人謂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修名之立從何下

手只在自家本體實際實際用力亦臨亦保則陋巷不異玄
圭風詠便是都俞矣

簡王中齋

古聖相傳只在自家性情上理會博聞憶中猶是支離影響
矧求之于外乎天命謂性則性卽命率性謂道則道卽性修
道謂教則教卽道中卽性之體和卽性之用其名目雖五而
血脉則一果能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帝規帝矩常虛常靈則
冲漠無朕未應非先萬象森然已應非後禮儀威儀無一而
非仁發育峻極無一而非天方信得中和不在戒懼外位育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不在中和外卽學卽政安可岐而二之

簡林丹岷

吾儕學不得力只坐無尊德性畏天貽志故徒義而未純改過而未淨半上落下畢竟以五十步笑百步直是耽閣光陰果能昭事上帝執玉捧盈敬勝怠則爲惠迺怠勝敬則爲從逆吉凶影響更無須臾躲閃自有測然而不忍者方是識得痛癢始說得仁體今持可以尙可以加之態而冒認曰求仁宜聖門慨然以爲未見也

簡蔡白石

義利之辨聖門舜蹶關頭出門跬步便是千里途程今稱以爲舜則蹴然不敢當目以爲蹶又艱然不肯當志向鶴突故工夫無所歸宿耳果能戒慎恐懼須臾勿離求全天命之性日用人倫庶物毅然以舜爲師而不忍失身於蹶則叅前倚衡無往非上帝之臨方是自昭明德功課始可謂之深曉今不從戒懼勿離處用力而討論辨析想像憶度以求深曉故方其閒居炯然不昧及于對景懵然莫擇其炯然者秉爨之良其懵然者世習之錮故曰知德者鮮知事親從兄而弗去始爲智之實擇中庸而不能朞月守則比於昏獲莫避不得

爲知故古之深曉者以知行爲一乃爲實學后之深曉者以知行爲二祇爲虛見今欲求深曉之妙審虛實而已矣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捐軀取義亦自常事又安有臨事而迷之患乎討論想像原是虛套如鏡中觀花雖極分明畢竟不到手

簡張士儀

虛談虛見不足以知德凡夫舉知之至於有聞必行告過而喜此於徙義改不善何等著實而聖門獨呼而告之以爲知德者鮮不著不察未可以聞道號爲士者知之至於博學而識億則屢中其在當時且以遠過其師而聖門獨矜之以爲

不幸是中精蘊要須自證自攷故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靈明純粹全生全歸以昭事上帝曰仁以無忝所生曰孝努力自重爲吾道資育

簡肖約林郡侯

學之不講徃徃視爲長物其能以詞藝自雄勛業自樹已足聳郡聽矣安望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毅然全歸以中和位育自任乎良知良能孩提具足心本不匱氣本不浮只緣不從慎獨處安身立命故忿憶好樂窒我大公親愛賤惡辟我順應縱強加支撐終不足以立天德而達王道每仰首四方思

得古之豪傑洗刷世網共探聖蘊而真志實行不退轉者寡矣充高明之操一日千里其進於道也孰能禦之

答馬生遠世瞻

○先師一生精力提出致良知三字本體工夫一時俱到而學者徃徃分門立戶尋枝落節遂日遠於宗旨而不自覺良可慨嘆本體而謂之良則至明至健無一毫障壅工夫而謂之致則復其至明至健一毫因循不得故精察者不容有蔽也磨洗者不容有污也聖學仙學雖作用不同然其本體工夫之無欲則一而已矣今日昧處姑置則不知而作聖門斷斷

以爲無是何也又曰知處每每悠悠自棄則聖門所稱未常復行彼獨四目二口乎卽此學術茫無入路不及時怨艾求以無孤此生無負師友雖欲不虛度歲月其可得乎

簡永豐孫兩川

古之人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真誠惻怛無須臾之離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徃非盎然仁體大公爲中順應爲和裁成爲位輔相爲育直是朴朴實實日用學問不是虛談願力任斯道以升光大其所謂照管不及却要查究若志向精專更無夾帶包謾則照管不及止是新功未熟一提起戒懼自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二十三
是嚴密若尙有夾帶包謾未能刷洗則欠照管之時乃是舊
習爲崇縱強加點檢終不成片段吾輩質本不劣才本不踈
只患志小器隘不肯直下擔當任重道遠耳

簡劉中山

教言自邱生至知道履康和甚快馳企洛村議論平實足爲
凌高厲空者箴砭矣近見得吾輩用功尙各就其質之近故
或以謹厚或以通敏或以簡靖或以剛柔其得力處在此其
受病處亦在此須是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方是文之以禮樂
之學禮樂也者非他也中和而已矣學不斲至於中則好仁

好信皆不免於蔽而知與不欲終未得爲成人執事以造就
人才爲任願加之意焉

再簡中山

青原未會遂闕于奉教五月力疾永新與蓮坪諸公切磋一
番又覺警省古人以離索爲過信不誣也東樓歸寄簡以候
諒登徹矣敝邑同志擬以九月舉九邑之會 念菴諸公皆
許臨之敢屈先生爲之主盟使成人小子咸有所賴秋氣日
清正東遊西泛時也幸不斲命駕以對羣望

又簡中山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二四
權東樓來詢動定亨健良快瞻跛詩云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執事老而好學貞教子姓以孚於鄉閭屹然爲吾道赤幟神
其勞之矣古之老而好學者莫若衛武公故其自儆以相在
爾室不愧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爲訓玩味此
等氣象真是無小大無衆寡無繁簡敬而無失古之稱兢兢
業業不邇不殖亦臨亦保皆此道也所望日弘訐謨以儀來
學永新之會蓮坪諸鄉先生主之而半溪徐侯鼓舞之故得
於觀感亦勃然思奮八九月之交敝邑圖舉大會蓮坪南屏
念菴皆許臨之執事幸倡貫邑有力者一枉教焉至期更專

以請

與鍾陽馬公書

郇翰頌自螺川卽寓養齋四府布謝矣江右之民瘼莫苦于
虛糧詞訟日繁追徼日逼迤邐日滋皆虛糧之枝蔓流毒也
欲療虛糧之痼莫要於丈量夫田在天之下地之上引之不
可長縮之不可短若得人而任之集衆而丈之雖神奸鬼秘
無所容其術敝邑與永新永豐二十年來得以官無讐歛民
無逋負而流徙漸歸者皆丈量之餘惠也樂安虛糧比永豐
猶甚尙義者具奏以求丈田而有司因循莫任其勞上官文

移往返動經數載至始事者賣產鬻媳事竟未舉爲義者懼矣雙江明水諸君每談而悲之今幸司徒氏頒允丈量天假良機明公以一體一家之學適司其柄夢山公同道主張之此樂安更生之緣也向所謂大端大要切於民瘼此正案牘上現在症候願留神圖之董生煥陳生廷諫趨見以達羣情謹爲先容風便更惠瑶音臨楮馳訴

與夢山公書

頃獲奉德教良快離索復古諸生未得瞻至論以自淑至今尙切耿耿敝邑小日中火之災家旣許拯恤引領以俟下流

耄倪共之雙江明水往歲同遊大華間樂安以苦于虛糧欲求丈量以救逃亡今又逾數載逃亡甚矣秋間爲達下情于分守馬鍾陽公亦欲查行董生煥陳生廷諫等爲訴臺下求更生之路專委能吏及時舉丈不過數月可惠百年明公開誠布公集衆廣忠異有以對羣望晦翁有言凡民有冤抑勢可言于官者則爲言之矧一邑萬民之冤抑積數載而無任之者非公一體之學將疇告之

與五山陳公書

出遊西山獲沐誨愛以避暑茫湖未及歸侍干旌之臨殊深

瞻歧簡命留都扳留無緣願擴遺愛以對羣望樂安虛糧久
陷焚溺諸君子拯以丈量始有更生之機向覩明公批語徵
糧編差其稱有弊都分止許指實覆丈嫻獨之逃亡者相告
復業而奸宄之犯科者亦禁不得肆古者神明之政也近聞
奸民仍告舊冊徵糧編差則數載垂成之績一旦破壞是取
既解之懸而復倒之仁人所不忍也敢望電照斧斷責之縣
官悉照新冊弓步定編糧不得遲延以起奸謀其指實有弊
之都擇才能挨覆弓步均於一邑不許濫及無弊之都則公
之陰德被于百萬嫻獨嫻獨且弗諉矣

簡黃遜齋二章

別久殊懷歧昨見 巾石公所作文集序知勞 公贊其成
悚感悚感書刻二事寄 上請教素位而學不援不陵宜于
上下用介景福 高明之素蘊亦同志之交祝也何以發藥
振其不逮武夷勝遊過勞 誨愛瀕行未及拜送耿耿可念
吾南郡侯使旋布此 謝侯靖共正直神明聽之願言爲斯
文加愛

簡呂巾石司成書

正人在國學世道之慶松谿兄志同德比協恭而布之天意

其有在乎年來胄子之教廢而弗講故曰直曰寬曰剛曰簡
美質非不多卒未有躋于中和者古稱師道立則善人多豈
緊剛善柔善雖剛惡柔惡舉自易以至于中良機相值亦自
不偶更祝留神以光汗簡生自弛擔山中舊游時集緝理石
屋登降祝融覺得戒懼中和真是位育根本近取諸飲食過
則饜不及則餒得中焉則和遠取諸風雨過則潦不及則旱
得中焉則和故不能戒懼以學則不能大公以中不能大公
以中則不能順應以和其於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將可同年
語乎大兄深造其何以終教之趙三尹督賦南畿謹布候以

賀時因便習惠示新功乙巳十一月望日守益再拜歐子瑜
劉子賢皆同志可

獎掖俾有成善類望也

簡林子仁

善山北上寓布候賀矣聞晉陟銓司握天下人才而舉錯之
平日所學正在此時展布若視時前卻便是自生障礙只一
點障礙不免許多眩惑只如在山中時視他人握銓衡快意
不快意何等伶俐直截緣是中精明着纖毫不得故毛猶有
倫終與無聲無臭殊科何如何如數載邱壑日與諸同志切
磋斯學以大公順應為宗旨一旦肩膺重任渴欲與成人小

子共圖之故聚講觀光僉立號朋期於規過勸善無忘素志
至於利鈍毀譽非所敢預料也病體不耐勞瘁疾復發而歸
塋之懷不能自遏擬專僮以病求歸以襄喪事以養殘齒三
十年世味已備嘗之矣粟夫价便先此布心腹風便幸裁示
之

簡王遵巖

龍溪兄觀射禮獲聞文旌駐京口無由摳侍耿耿可念不識
可命駕一臨以商新功否魚網鴻罹自是公議之慨然君子
所性弗加弗損若桓圭錢鏹赤鳥屣履交移於手足而手足

固自一也抑三仕三已色無喜愠猶未許其仁是中隱微着
一毫意見才力不得更望與念菴荆川二兄磋磨之弱體不
耐劇任而歸塋未遂倍鬱哀悰所賴師友之訓素位以學方
倡率諸生規過勸善以期無負 高皇豐芭之澤而力未逮
也高明何詳教之

簡周順之

弛擔山中與世日逃隔故故人音問無由以通聞與浮峯諸
公同升甚爲 朝家得人賀士習日變以同異爲愛憎以愛
憎爲升沉故趨時好者愈巧而拔流俗者或沮非正人端夫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二十九
出力以挽之將載胥及溺矣歸家與舊游再聚于復古暮春
九邑聚於青原而蓮坪洛村南堃念菴鎮山咸集遂歷石屋
徘徊行窩將升武功遇雨始散去期以清秋償之遂了祝融
之約乃信天壤之間無往非學無往非樂古人以禹顏同道
其知之矣吾輩病痛尙是對景時放過故辯究精博終受用
不得須如象山公所云闕津路口一人不許放過方是須臾
不離致知格物之學會同志諸君子幸交儆之先室宅兆已
卜于敝都中塋期在冬月三兒在喪次小孫四人皆無恙想
所欲聞附報風便不靳詳示新得

簡聞石塘司寇

金陵辱誨愛別來三載懷仰如一朝夕

聖眷方隆寵遇荐渥天下瞻望正人倚爲重輕惟明公善自愛
人生完名正在晚節年來豪俊取便目前舉平生辛勤盡棄
之古云惠迪從逆捷于影響故鷄鳴舜蹠決諸善利之間吉
凶殃慶非在外物念非公莫能爲砥柱者謹爲誦之

簡張浮峯掌科

向聞與順之同并甚喜 朝家得人具簡以賀未知登覽否
順之母老子幼遠罹此慘善類所共悼然死於其職亦自其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二
心之所安議者乃以聖門中道未免過之然在今日士風日靡正當扶植此輩以爲宗社元氣若藉口中行而俯請狂狷將恐流於胡廣之中庸矣何如何如入告嘉猷必有定籌草莽屏伏未繇預聞譬諸醫焉察脉理者在主德察神采者在士氣察肥瘠者在民生察病症者在水火夷狄盜賊臺諫藥石之司也諸君子讀書萬卷其將何以康之

簡魏槐川侍御

驅馳宦轍仰高誼久矣弛擔山中甘與世相違故憲節按止未嘗以竿牘塵政府茲以一邑利病之公爲萬姓請命惟明

公垂仁察之安福水馬夫役自國初至嘉靖三年舊額共一百五十八名上下相安莫或紛更嘉靖十三年偶加三十三名民已不堪命矣茲遇僉替之期父老僉呈求復舊額而本府帖文坐派本縣各項水馬夫共二百九十三名比嘉靖三年加派一百三十五名詢求其故則以論糧均差爲詞夫論糧均差則當求糧之根源若糧科有輕重則差役有多寡如廬陵一縣每畝不過五升輕者乃四升三升耳而安福每畝乃至九升六合三勺則論田科糧幾於倍之國初百餘年來名公碩輔斟酌編差豈獨偏厚於安福耶今一旦無故盡取

身厚錄卷之三
卷之六
三十一
而紛更之每名之費動逾百金過百名則費逾萬金矣故邑
受萬金之害則他邑受萬金之利明公可以洞燭其由矣仰
賴臺下電照斧斷與淨峯公督令驛傳道力賜處豁是敝邑
剥膚餘喘何幸而獲帖席更生也旱勢日熾民生日窘將來
枵腹待斃盜賊必起惟諸君子早圖救之事出專啟悚息俟
命

又

頃以水夫重役僭達邑人倒懸之情明公優禮而矜允之急
歸走報傳語萬姓津津然咸有更生望之矣使至過辱軫惠

禮意鄭重若誘之使言者古之君子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
廣忠益故賞罰信必吏民畏懷由此其遷也夏旱不支秋旱
復及以生之家觀之乞米買穀皇皇不給則小民枵腹待哺
饑寒迫身盜賊必起惟公與淨峯公及早圖之於以救垂絕
之生而靖未萌之變善類所胥祝焉保甲之法陽明公常頒
行之程松溪作縣於鄉約中舉焉互相檢察互相應援行之
半載牛無一被盜者近淨峯公已舉之矣得從臺下嚴督郡
縣無爲虛文而申屠牛之禁則官吏振奮權豪歛避此救荒
備盜之要策幸秉義裁之末由躬謝伏楮馳跂苦旱小詩錄

身厚錄卷之三
卷之二
三十一
上求教

簡任竹坡憲副

潘尹莅任備道明公軫念敝邑水夫之苦而欲救恤之萬民欣欣相告咸有更生之慶矣槐川公回簡許復舊額而布政司嘉靖三年夫額具存共壹百五十三名成案可覆以使君之至明至斷智刃一決羣糾立判矣安福九升重糧舊額原少一旦而增之則士夫之言非私也一邑之公害也廬陵五升輕糧舊額原多一旦而減之則士夫之言非公也一邑之私利也利歸廬陵而害歸安福安福雖敝將以死爭之安能

俯首代廬陵役無後言乎明鏡在上妍媸莫遁若欲爲調停之說是爲妍媸調停妍媸兩失其真矣白坡郡侯勻糧之說初本公心特未察糧則之重輕舊額之多寡故利害相懸遂至此極敝邑之奏吏胥吳庚輩非以求勝也譬諸市有推人落井人因扯其裙而不釋自是畏死求生迫切之情得人之引手焉免其落井之厄將拜賜以歸而奚暇顧推落者罪之輕重也郡侯方怒其路馬之齒豈可激以取戾惟大君子俯察之苦旱小詩寄上求教

簡張淨峯中丞

吾邦之敝久矣天假德星展素蘊而整頓之山林耄舊眷然有願見德化之志凡民隱吏蠹士習土宜咸思敷露以次第罷行重以旱魃方殷賑卹未舉盜賊紛起保禦未周日夕引領庶曰其有瘳乎迺聞兩廣闕閫移公以往在

朝廷視之甘雨和風煦披卉木迅雷震電警伏魑魅兩廣之錫福猶江右也其如江右之缺望何以敝邑觀之丈量幸成矣而沙米未復猶孤國初寬恤之典夫役漸平矣而帶徵未行終滋後來負賠之苦不及明公一言之嗟其何及矣夫以夫役帶糧徵收萬姓之慶百年之利也而藩省吏胥至于郡

縣一旦盡失其漁獵之局故凡言夫役帶徵不便者皆爲吏胥遊說耳敝邑自丈田以來錢糧無分毫不完者縱不能行于一省猶得試于一邑以永新帶徵七年爲比其可乎沙米之說向具三說以請而詞未達意不足以動大君子之聽謹以古井兄歸所示來教逐一對答極知僭踰猶爾曷瀆恃大君子之能受盡言也

簡槐川柱史論旱災

屏伏草莽不得預聞時事以邑人加役之苦弗獲已仰達明公明公查復舊額出一邑於焚溺毅然無難色知生之不

爲私請也生與邑人拜賜城隍祠下未敢以謝知公之不以爲私賜也側聞諸道路憲旌所至布德申威奸蠹斂跡權豪屏氣而惻惻旱荒若恫瘝在躬父老傳頌有來蕪之望而省符摧征兌淮無蠲且督本色一樣米顆萬口磬罄必就死推之各縣慘切所同是以敢僭白之今歲旱魃爲虐比舊酷甚自夏徂秋豆粟皆空疫癘乘之十室而七畏避傳染醫藥不逮至有闔室死者且方數千里四顧彷徨無所仰瞻小民日夜枵腹睨得賑恤忽聞催徵心膽俱喪然使鬻賣秤貸銀猶可輸若逼以納米計無從出弱者必填溝壑强者且取貨于

萑苻其爲隱憂真可流涕方今北方米價甚賤若得折兌折淮爲利甚切儻以奏報不及則姑截嘉靖癸卯南京倉米通留省下令各縣完糧里長各行對運兌淮之數不足者令各縣以預備倉穀補完止令每石徵銀伍錢轉補京南京積米甚多限亦可寬又不獲已則如湖廣事例令災重府縣納銀而官買於災輕之地惟明公留神裁之至於安福過湖過江之銀常年一千二百餘兩支用之餘例作本縣存留近年布政司請于龍洲公解作南昌府師生軍衛計吉安一府已萬兩矣夫各府皆有師生皆有軍衛瘠此肥彼情理豈宜如蒙

鏡臺查勘斷令今年旱災准留吉安及本縣賑濟再不轉解
使司亦敝府救荒之一助也事出專啟不覺直率悚仄悚仄

簡周白川都憲

公議日啓

聖眷日隆貞憲百辟以定國是 宗社生靈長久治安善類寔
交祝之近讀明公溝洫奏章真千古治水要訣水有所歸乃
不爲害而可以備旱澇可以限盜賊可以禦夷虜大害銷而
衆利興矣向與涓厓議於 聖功圖中亦嘗言之特未及詳
耳若得詳示作用區畫條欵使與有志者熟思精籌之嗣當

奉報請正也天若福我中原得憂國愛民十數公衆錯中外
協力行之北方可盡爲沃壤而南土可漸紓重賦其萬世允
賴縱未能親見之亦以俟取法者何如何如

簡王同野少叅

趙三尹告行具簡馳候貴體聞已勿藥靖共正直神介景福
天機聖謨洋洋猶信沙米之事以使軺北上遂爾動搖非淨
峯公能受盡言將復爲猾胥騙局矣今科派在邇願留神共
惠所論督賦條規抑齋左轄亦許查議特恐大拜在卽又成
畫餅不若查復舊刻可以旦夕充饑腸也何如何如水夫帶

徵一洗昔日種種病窠除士夫至于生員照例優免每民糧
壹石不過出銀三分五六厘永新行之其利粲然淨峯槐川
竹坡諸公皆洞燭矜先行府覆查如果安福錢糧並無拖欠
准與帶徵今查自丈量十餘年以來無升合不完具勘申請
矣原野公處煩仁言之利比照永新論量帶徵如柴薪皂隸
事例不立首名募人顧役顧役者造冊在官無得貽累萬姓
百世之感也永新安福在山中利于顧役廬陵吉水萬安泰
和在水次利于差役惟垂仁裁之早瘦餘黎饑孳日甚荒期
尙遠爲憂未已古所謂肥肉在庖餓孳在野階前萬里其何

由盡聞之

簡復久菴黃宗伯

所示鄉里衣冠經營諛構而 聖明詢問忌嫉不答反覆慨
嘆於世道之變終之以三自反而無怨尤欽服欽服說震
驚唐虞已有之以明良相遇出納惟允黜陟咸熙故四凶誅
而十六相舉詩人所刺貝錦鬼蜮皆國是靡定舉錯顛倒至
於戎成饑成惛惛日瘁故無所歸咎欲投之豺虎有北憤而
恨之也若君子之自處則戒慎恐懼須臾勿離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視瑣瑣諛謗如蝼蚋夜蛙乘時橫肆大陽一升歛跡

吞聲正爾可悲憫耳益自弛擔山中卜行窩于東陽石屋之
勝春暖秋晴時携童冠升衡山尋石鼓巖麓遺芳間與雙江
明水南埜念菴聚華蓋入梅陂徘徊武功盡濯吝鄙幽翫神
明乃知天壤之間無往非學無往非樂古人以禹顏同道其
驗之矣象山先生曰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恣情縱欲便
是各執己見意見之與情欲清濁懸矣而累于本體均也良
知之本體譬諸目然一塵入之精明自眩若以金屑玉屑入
之病與塵等故情欲者塵之累也意見者金屑玉屑之累也
非夫戒懼勿離廓然大公順應則裁成輔相尙有所倚於淵

淵浩浩尙隔幾層何時杖屨天台奉領新得以究歸宿之所
真切真切

簡程松谿司成

長兒義北上寄書儀令求教竟不獲遂日俟仙舟入廣可尋
文明之約春間聞已命駕亟遣諸生祇迎于省城得國學之
命乃返昔人以良會爲難驗之猶信令卽天化善類共悼矧
在世講倍百恒品然順受其正便是行法俟命功課廣人望
教真如饑渴然不得于廣而得于大學是斯道之將溥也古
今人品初不相懸善教者約其偏而融化之則曰智曰藝咸

東原翁先生文集 卷之六 三十一
可以成人不善教者就其偏而充拓之則好仁好信猶不免
於有蔽濂溪易惡至中之旨正是傳得聖門文以禮樂一派
丹訣惟大兄自信自愛弟徃承乏時有勸以講學不便者弟
咲曰平生所學將以何爲若使舍所學以從人言則吾黨之
士尙可歸而圖之明公作用自有響應然仕之孔殆以得罪
天子與怨及朋友並稱何以見教快此瞻跛弟近年升衡山
聚華盖徘徊武功入梅陂以歷古城良朋四集天機相觸亦
不讓觀光境界也

簡復王龍溪

數時不獲請教恒切瞻跛去秋屢武夷之命束裝以俟竟未
得遂茲者匡廬之約得無亦復似武夷乎若果踐之更望確
示流光易邁精義無窮自分此生惟此一事竊願共圖之先
師未了公案須同集下手庶幾可成不然終成畫餅耳如何
如何三月出赴梅陂之期遂歷古城寺以歸南埜前川諸同
志大家砥礪交有敝發已訂各邑遞舉一會若得高明在臨
之尤望尤望

簡復董生平甫

借陰之會春秋舉于復古而四鄉各間月舉之近復避暑於

武功連山之間而同志者又延于西山永和盖一歲之中家居者鮮是以三收來札竟未及荅宜吾子之督過之若云有所擇則不諒素懷矣良知真體本自通乎晝夜天行之健川流之不舍正是直指脉絡吾儕不能繼續流貫只是戒懼工課有窒有斷果能慎於獨知視無形而聽無聲日用人倫庶物三千三百不敢以縱弛離之卽此便是自得卽此便是悟別無一種機竅也義方閒暇更囑細研之聖門之學自邇自卑只從愛親敬兄通于神明抽出齊明盛服正是恂慄威儀之實際古之人如舜如文如武王周公便是孝弟通神明格

式若不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而另求微茫消息是終望相輪而談之空負一生矣有所未安不靳詳示

簡復梅養粹

所論吏事紛冗人情愛憎一切應酬種種皆足爲累粗疎夾雜病痛多端及至有覺只是一番安排非吾純甫點檢之切安能如此然於良知本體尙未實體認出來明德之良原無粗疎原無夾雜原無安排原自廓然大公原自物來順應種種爲累皆是自私自用智病症知得病症便是良知醫得病症便是致良知若知病症而不能服賸眩以復本體是忌目之

昏而不求復其明豈有了手期耶弛擔山中卜行窩于石屋
之勝春暖秋晴幽尋名山升祝融歷石鼓嶽麓徘徊武功聚
華蓋梅陂良朋四集天機相觸無往非學無往非樂古人以
禹顏同道其知之矣

簡葉旗峯秋卿

所示獨坐小樓終夜以思具見新功特以致良知爲大上不
朽之極功而欲以治氣爲先則於先師之訓尙在所疑夫橫
逆之忿隱忍而未能懲貨利聲色之欲搖動而未能窒皆習
氣之蔽也然知忿知欲便是良知去忿與欲便是致良知今

旣曰治氣誰其治之旣曰節性誰其節之能治能節良知運
行其中故自始學至成德更無先後只有生熟耳所謂堅壁
清野與敵對壘亦未可謂已得所止若廣居正位端拱清穆
果孰爲敵而果將孰勝方是商室翼翼四方之極古之人裁
成天地輔相萬物皆自戒慎中和出來中也者大公之體和
也者順應之用皆良知之别名非於天下事物上求所當止
也何時杖屨天台一商歸宿真切真切

簡聰弟道契

益受先師罔極之恩得以不汨流俗力追千古雖升沉毀譽

殊形異狀而吾昭明真純有以自定年來卜行窩于石屋之
勝春暖秋晴升祝融歷石鼓嶽麓徘徊武功聚華蓋入梅陂
良朋四集天機相觸無往非學無往非樂皆先師陶冶力也
芹曝之誠願吾第日脫凡近以躋高明以流俗爲必不可入
以聖哲爲必可師戒慎恐懼須臾勿離中和位育在于掌握
其先公於昭之靈寔寵嘉之凡在同門欣欣有慶矣

簡徐少湖少宰

使君入司冰衡而松溪教南雍一時登擢天下想望風采敬
爲朝家得人賀直舉而枉錯則特立者吐氣而中材洗慮

以向道是驅天下而之善也昔之評奕者謂奕子皆在枰中
得力者當路則勝不得力者祇以塞路則敗故曰不借才異
代其知之矣常觀漢武之紀好尚日異而種種無不如意儒
術則有伏董文詞則有枚馬武功則有衛霍刑名則有張趙
筭利則有桑孔通遠則有博望治農則有都尉託孤則有大
將軍天下廣矣唯上所以風之耳故上好正直則正直進好
廉潔則廉潔進好恬退則恬退進矣願擴素學以贊國是北
原公方厲精以對

聖主之知能受善言其良機已乎敝地去歲大旱民不堪命賴

羣公協力賑故之幸有更生之望而今秋又荒若不沐優恩如舊歲折兌之例則溝壑萑苻有不勝隱憂者謹為先憂告之

簡冬卿尹湖山任之

鳴鶴之和以縻好爵此天機自應非可以人力增損子細點檢只在庸言庸德上著脚吾輩病症豈是脫却言行尙是有衆寡有大小畢竟於慥慥處隔了幾層故入悅仁義出悅紛華雖與慥慥有間然一毫未淨終是障礙古之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權度輕重斬釘截鉄方是真

縻好爵手段

荅夏卿謝高泉名東山

僕嘗為友人書慎獨二字投筆而嘆曰從心從真便是慎矣即此是本體即此是工夫故除却自欺更無病除却慎獨更無學高明所謂慎之為義從心從真君子慎獨順其真心不戕其本體而已肯哉其言之也其曰慎思慎言慎行敬慎威儀已涉分析而又及于九經三重則是尙有周羅意思在何如何如弛擔山中得與同志緝理舊學於升沉譽毀若春卉夏禽過耳目而不留也獨於海內豪傑思欲共進此道直究

歸宿殊切懷跋

簡程松谿司成

寅甫歸備承教音贊揚公道公道不墜地矣清田編審自是
纓冠之救劬勞宣驕古之時則然故弟於羣謗積毀且若弗
聞也者而待之亦默合尊訓若貽害于友以洩衆忿則似未
可安枕而談之者大兄視弟往來簡札曾有一言之及于毀
謗者乎吾輩學問如穿衣喫飯自求溫飽當時初見先師答
友人詩儘把毀譽供一笑由來饑飽更誰知之句於今豈可
忘之近同志聚講謂吾輩行事當論是非不當論利害弟答

之曰天下真是非便是天下真利害卽如鄭丙陳賈終爲狐
魁伊川晦菴何損麟鳳善利舜蹠決于一念安可岐而二之
故不怨不尤下學上達聖人與天地合德過化存神更無兩
箇塗轍何如何如巾石協恭多士風動雖桑間奏清廟爲俚
耳所哂然舍是更無敲金擊石處 天祚斯文會有昌大縱
不能爲夷夔于虞廷猶可以俟諸百世若以毀譽爲前却是
吾腹饑飽係諸多口將何以諧之乎

簡詹燕峯中丞

渭厓公上聖功圖言及溝洫之利可以備旱可以蓄潦可以

限猾寇可以遏驕虜昨白川公上疏以溝洫爲神禹治水之本而曰無不治之水無不治之田尤爲精確今

廟堂重其議未易舉行愚意先擇十餘人在十邑廣謀力斷付以溝洫之責令民出力而官給工食期以三年課其殿最若果有成推而廣之人見其利相率從之矣春秋戰國獨齊魯宋衛各以富强爭雄長計其財力十倍山東河南咸足以自辦何啻江南斗粟其盛衰之蹟昭然可覆

簡費鍾石宗伯

聖眷日隆羣望咸協天下想望風采以弼 國是以光家範古

之大臣初無他技只是休休有容舉彥聖有技翁受而敷施之若耳目手足咸以濟一體之用其在唐宋則王魏諫諍英衛武功皆房杜相業而永叔四廳便是魏公文章以明公薦揚善類廓無城府直行素志不眩浮言徃在涇野至以身下之而石江身後尤勞表暴昭昭古大臣之風顧愧迂戇罔諧時好至塵汲引有累鑑衡然願公不以益一人爲懲而以萬方黎獻未達爲慮吐哺握髮日礪初志建 宗社生靈長久之策以永昭汗簡草茆遺才豈能盡用特時援一二以鼓舞風聲使中才猶有所嚮不至自壞晚節亦君相礪鈍也若獨

行其道與民由之貧賤威武舉以自得又安以用舍爲加損

復張西磐太宰

白鷺乘便馳候少展懷德之誠春首會壽雙江兄備覽翰札
聆鄉行倍切欽服 天留靈光莫我 宗社俾懦熟思立媿
忌思容不大聲色於士氣如長城願言瑜攝以對天下之祝
教言下頌眷然以汗簡期許同志傳觀罔不振迅近出遊匡
廬凝神元公及考亭象山之緒思與二三子服膺弗失以無
負此生

簡王石岡司馬

屏伏邱壑久稽馳候近上虔州尋陽明先師舊遊溫鬱孤通
天之盟於秋暉中丞席上得親邸報風波洶湧羣公星散而
帝心簡咨存柄國樞衆望胥歸屹然任天下之重昔人以文正
蔡公乖厓二三公自稱榜中得人草莽雖病敢自外於爲盛
之慶乎今邊鄙稍靖戎虜未懲議論若詳官府未協臧否日
覈債師猶存非明公秉血誠協羣策洗濯宿蠹以求未亂未
危之規畫則焦頭論功畢竟出曲突上矣以某之顛舉其所
知則顯績如陽明公奪爵削襲舉祭壘而斬之歷試如雙江
子棄其功而深求其罪使忠義奪氣媿妬充塞於

國體士風闕繫不細舉而反之風來自新公其得無意乎某
懷此久矣莫可告語以大兄忠義素定尚友千古是以僭布腹
心惟秉義裁之

簡劉師泉君亮

匡廬往返寢食共之受教凡兩越月感服感服歸來暑與旱
并疾疾日作迄今猶未愈遂稽馳謝所示在家非不學回頭
不似在山時誠然誠然至云商量家事矛盾則有我合同則
留情自是對景增減又安能與千聖同堂天地並位卽此鞭
車便是警牛拜賜多矣若以貨色名利比諸霧靄魑魅則有

所未穩形色天性初非嗜慾惟聖踐形只是大公順應之無
徃非日月無徃非郊野鸞鳳若一有增減則妻子家事猶爲
霧靄魑魅心體之損益其能免乎凡人與聖人對景一也無
增減是本體有增減是病症今日亦無別法去病症以復本
體而已矣昨語蓮坪子此行如鎔金鑄一番又精一番古人
所以望道未見欲從末由正爲實見得與博聞億中襲取殊
科世人眼淺欲速見小燒茆作低銀取快一時運用於九轉
七返火候縮手不敢承當正爲少千載志不肯買純陽真丹
耳吾兄立千載志決徃敢不策杖以從

復濮致昭冬卿

所示諸作具見留意於學中間儘有精當處但間有出入不免自思索中得來須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直從天命之性精明真純自本自根無須更忤惕則人倫以察庶物以明凡千聖六經之蘊粲然如指諸掌由是寫出胸中所蘊不費推測不藉窮索方是修辭立誠之學近來深信瑟僖之學真是武公接續聖門正脉工夫卽此是主宰卽此是照管卽此是流行卽此是片段須更有息便非良知本體更祝勉之

簡雙江聶司馬

九華出游以歲盡始歸歸而領教札下及備見整暇之風於謀 王斷國折衝禦虜綽綽有餘裕矣草莽病夫得以登陟巖壑詠歌漁樵作太平麋鹿秋毫皆 明良賜也不知宵旰圖治如虜在目前否大小臣工洗心一德以雪多壘之耻否宮中府中血脉相貫徹否主戎授閫以何奴未滅無以家爲否士卒畏威懷德可與同水火否忠言長策可以采納無疑沮否拊循瘡痍温如挾纊否願與少湖松谿諸君子積誠圖之

簡日門胡翰林

東原先生文集 卷之六 四十一
長兒義北歸獲讀教音熟貽壽圖具感不忘久要之誼老景
侵尋齒髮日踈方圖寡遺氏之過求武公之抑而未之逮也
冲立大會砭箴日切武功避暑塵盆日消今夏訥溪司諫久
聚復古洗舊習以探天機真覺執玉捧盈有不敢放過脉絡
庸德庸言自邇自卑直無容歇脚處故富貴貧賤夷狄慮難
境界雖異自得則一無由縮地面談有懷耿耿京師豪杰之
聚翰苑儲養之豫及時精進以升光大贊
皇猷匡國是培士氣以翼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無爲流俗所
溷此諸君子素蘊亦知已芹曝祝也

簡夢坡教翰學

良知一脉自先師發之明德明命遠有端緒古之人昧爽不
顯顧謔明命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正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
源流故不邇不殖亦臨亦保三千三百裁成輔相舉天地萬
物盡在吾發育峻極中所謂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
有基又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真是下學上
達宗旨謹厚者安小成行不能著習不能察而委天道於難
聞穎爽者驚虛遠高不自卑遠不自邇而玩人倫廢物於不
屑雖清濁叅差其爲道術裂均也年來踏雪九華避暑武功

與諸同志切身洗刷覺得從前浮泛尙在世情上支撐終於
學脉不相凝方夙夜怨艾而未之逮也高明日懋進修以倡
善類俾

皇極日建士氣日昌以收中和位育之實效斯文其預賴之

簡峻谷趙總戎

側聞 簡咨將畧授以分闔展布素蘊爲

聖主干城腹心於以鼓振忠義鎮讐橫驕俾文事武備不爲空
言私與念菴諸同志慶之薄伐猷猷萬邦爲憲濯征徐國王
猷允塞隆古中興事業具在方策唐宋以來徃徃以氣質拚

學術惟汾陽老子德器弘深默與道合推抑不憚謗訕不眩
納懷恩朝恩輩于長空大海中故功高不疑位極不嫉其餘
臨淮武穆圭角客氣猶有餘憾大兄讀書萬卷尙友千古歷
試達觀珍重珍重年來聚冲立升九華避暑武功賴同志砥
箴日就平實縝密覺得從前浮泛尙在世情上支撐縱勤點
檢不免下崖補漏須是顧諟明命洗刷潔淨庸德庸言兢兢
不敢放過始得修德凝道脉絡何如何如

簡屠竹墟中丞

側聞 簡咨徂征莫我南土江漢常武式頌中興善類寔否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六 五十一
祝之益向告淨峯公以負固之苗虞廷已然得其地不可居
得其人不可使將焉用之邇者有司不戢其下輕起釁端勞
師費財數省騷然

聖天子爲天地神人之主固將俾草木魚鱉咸若允殖豈宜與
匹夫爲仇逞一朝忿不能釋耶伯益班師旣已後時充國屯
田可以改圖俾民莫其生苗安其所淨峯公以事已大舉未
能中變也明公方膺初命正威與維新之機謹以芹曝爲獻
吾友魯憲伯才漢王州守宗尹皆同志可與共事者開誠布
公集衆廣忠非公其誰任之

卷六終

